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代表作

钢琴教师

〔奥〕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著
宁 瑛 郑华汉 译

Die Klavierspielerin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钢琴教师

〔奥〕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著
宁 璞 郑华汉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琴教师/[奥] 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著; 宁瑛, 郑华汉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2-0775-X

I. 钢… II. ①耶…②宁…③郑…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738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6846 号

Author: Elfriede Jelinek

Title: Die Klavierspielerin

©1983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中文版本通过德国 Hercules Business&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安排出版

©2004 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钢 琴 教 师

GANGQIN JIAOSHI

[奥] 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著

宁瑛 郑华汉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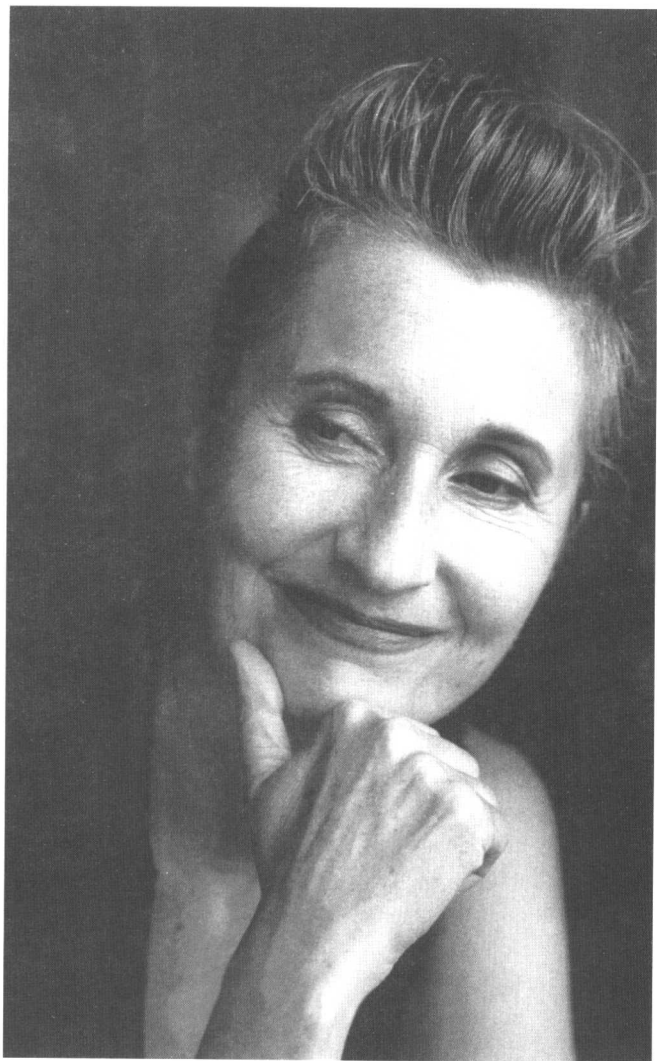
787×1092 16开本 15.25印张 191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7-5302-0775-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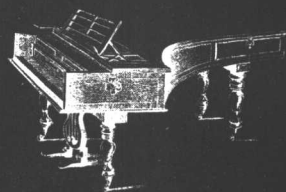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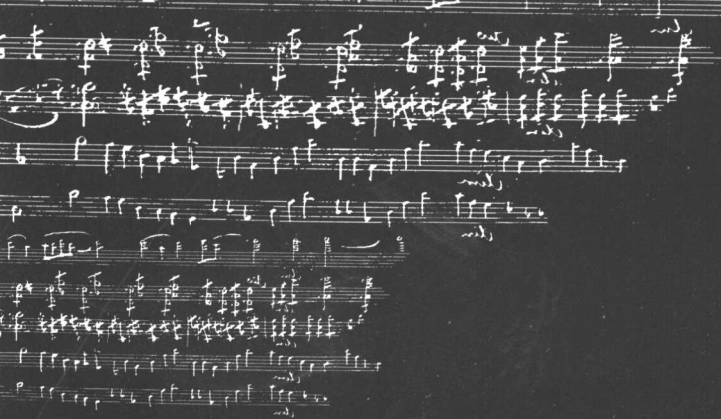
I·754 定价: 20.00元



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生平简介

1946年10月20日生于奥地利的米尔茨楚施拉格一个有捷克犹太血统的家庭。自幼开始学习钢琴、管风琴和长笛，后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就读。1964年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戏剧和艺术史。197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管风琴硕士学位。70年代初，她辗转柏林、罗马等地。1974年与戈特弗里德·许恩斯贝格结婚，居住在慕尼黑和维也纳。耶利内克很早就开始写诗，1967年出版诗集《丽莎的影子》。1970年发表讽刺小说《宝贝，我们是诱饵》。此后写下了大量的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作品。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成分的《钢琴教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人们》(1975)、《钢琴教师》(1983)、《欲》(1989)、《死者的孩子们》(1995)、《贪婪》(2000)，戏剧《克拉拉S》(1981)、《城堡戏剧》(1985)、《在阿尔卑斯山上》(2002)、《死亡与少女I-V》(2002)等。她先后获得过海因利希·伯尔奖、施蒂利亚州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等许多奖项，2004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女钢琴教师埃里卡·科胡特像一阵旋风似的蹿进自己和母亲共住的住所。这孩子动作有时特别敏捷，母亲喜欢把埃里卡称为自己生龙活虎的小家伙。她竭力逃避母亲。埃里卡是快奔四十的人了。从年龄上来讲，母亲都可以当祖母了。在经历多年艰辛的婚姻生活之后，埃里卡才来到这个世上。父亲很快便把指挥棒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埃里卡登场，父亲下场。今天，埃里卡由于心急，动作十分灵巧，像片秋叶悄然无声地穿过住宅门，想尽快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不让母亲看见。但是，此时妈妈已经高高站在面前，并且把埃里卡挤到了墙边进行质问。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母亲正琢磨着，埃里卡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来？最后一名学生早已在三个小时前就回家去了，母亲心中已经有一大堆的辛辣嘲讽在等待着埃里卡。埃里卡，你也许以为，我无法得知你去了什么地方。孩子是喜欢撒谎的，所以要主动回答母亲的问题，而这些回答连她自己都难以置信。母亲还在等着回答，但是也只等到她数完一、二、三的工夫。

在刚刚数到二的时候，女儿就开始用编造好的瞎话来回答了。她手上提着的装满钢琴乐谱的公文包被夺了过去，母亲立即从包里得到了对所有问题的严酷的答案。四本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曲谱和一件新的连衣裙被愤怒地抛撒在简陋的房间里，看得出来，这件连衣裙是刚刚买的。母亲立刻对这件衣服义愤填膺。先前，这件衣服挂在商店的衣钩上，色彩斑斓，手感柔软，看起来

那么诱人；现在，它像块干瘪的抹布被扔在地上，母亲的目光正逼视着它。买衣裳的钱原来是用于银行储蓄的！这钱现在已经提前花掉了。本来可以把这件衣裳随时看成是存进奥地利储蓄银行里的一笔建房储蓄金存款，她们随时可以走到内衣柜旁，储蓄本就藏在柜子里一大沓亚麻手巾的后面。但是，今天孩子出去玩了一趟，取了一笔款，造成了目前的结果：假如人们想知道这笔可爱的款子到哪去了，埃里卡这下就得天天都穿着这件衣裳，展示给人看了。母亲吼叫着：这下你得不到以后的工资了！我们本该不久有一套新住宅，但是因为你等不及，现在你只剩一身破衣裳，这衣裳很快就会不时髦了。母亲把想要的一切都寄托在未来，她从不想要立即要什么。但是，她随时都需要孩子在身边，她随时都想知道，如果妈妈有心肌梗塞的危险，必要时在哪里可以找到孩子。现在母亲要节约，为的是将来能够享受。恰好在这时候，埃里卡买了一件连衣裙！这衣裳还穿不长久，几乎比鱼排面包上涂着色拉酱的圆点还要短暂。这件衣裳的式样到不了明年，下个月就已经不再流行了，而金钱永不会过时。

现在她们正攒钱共同购买一处宽敞点儿的私人住房。她们现在还住在租来的住房里，这房子已经很陈旧，只能舍弃。她们将会首先共同挑选壁橱，甚至选择隔墙的位置。她们的住房采用一种全新的建筑方法，所有一切均仔细地按照个人的指示来修建。谁付钱，谁做主。母亲只有很少的退休金，管做主，埃里卡管出钱。在这崭新的住所里，将按未来的方法进行修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盘，埃里卡的王国在这边，母亲的在那边，两个人的地盘整整齐齐地互相分割开来。她们将共同拥有一间起居室，如果愿意，可以在那里碰头见面。但是母亲和孩子总是想顺其自然，因为她们属于一个整体。即使在这个现今早已破败的猪圈里，埃里卡也拥有可供自己发号施令的领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领地，母亲随时都能自由、畅通无阻地进来。埃里卡房间的门上沒有

锁，孩子没有秘密可言。

埃里卡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这构成了她的生存空间，在那里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妨碍她，因为这个房间完全是她的个人财产。在这所住宅里，其他所有地方便都是母亲的领地了，因为操持一切的家庭主妇要到处忙着张罗，而埃里卡则享受由母亲所做的家务劳动的现成成果。埃里卡不必为家务活受累，因为家务活中所用的洗涤剂会毁了钢琴家的双手。有时，在母亲偶尔喘口气休息时，使她担忧的只是自己五花八门的财产，因为她无法时刻知道所有一切东西的准确位置。她的这个活泼好动的财产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她在什么地方跑来跑去？是独自一个人还是两人在一起？埃里卡这块水银，这个滑溜溜的家伙，这会儿也许还开着车在什么地方兜风并且瞎胡闹吧。然而，每天，女儿都准时回到她所属的那个家，分秒不差。不安经常使母亲揪心，因为财产的主人最早和痛苦地学到的是：信赖虽然好，但监督更为恰当。妈妈的难题在于：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不逃开，要尽可能使它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动。电视机为这个目的服务，它把预先制作和包装好的优美图像和动听的旋律送到千家万户。为了这缘故，埃里卡几乎老在家里待着，如果有一次她出去了一下，你就会准确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有时候，埃里卡晚上去参加音乐会，但是她去参加音乐会的次数毕竟越来越少了。此刻，她或许正坐在钢琴前敲打着自己那早已被埋葬了的当钢琴家的美梦，她或许正像幽灵似的同自己的学生一起出没在什么排练场上。在那里，如果有必要，可以随时打电话找到她。此刻，或许埃里卡为了消遣、为了演奏和演唱的需要，正同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同行们坐在室内演奏场所聆听欣赏呢。在那里，也可以打电话找到她。埃里卡在同母亲所设置的围栏战斗，再次请求人们不要打电话找她，因为这会触犯母亲，母亲是独自下命令的人，这是她对女儿的要求，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使得越来越少的人还想见女

儿或同她谈话。埃里卡的职业，同时也是她的业余爱好，是从事魅力无穷的音乐。音乐占据了埃里卡的时间。在这里，没有其他时间的位置。没有什么能像音乐界顶尖乐手的最高级音乐演出那样，能带来那么多的乐趣。

每个月，当埃里卡去一趟咖啡馆坐坐时，母亲便会知道她在哪家咖啡馆里，并且可以往那里打电话。她随处滥用这个权利。这是家庭自己制定的安全和习惯框架。

埃里卡的时间慢慢变得像块石膏一样。有一次，当母亲用拳头粗暴地敲击它时，这时间立即像石膏似的纷纷碎裂开来。遇到这种情况，埃里卡那细细的脖子上就好像围上了矫形外科用的石膏制作的时间的脖套，她懒散地坐在那里，成为他人的笑柄，并且不得不承认：我现在必须回家。回家。每当有人在外面遇到埃里卡时，她几乎总是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母亲解释说，本来，像埃里卡现在这样，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她也许不会再有更多成就。但是，要是她只听信母亲我一个人的，那么依照她的才能，她本该很容易成为跨地区的钢琴家！然而，埃里卡违反母亲的意愿，有时受到外界影响，自己臆想出来的对男人的爱情分散了对学习的注意，像化妆品和衣裳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使丑陋的头拉得更长了，在她给事业来个好端端的开头之前，事业就毁了。维也纳城音乐学院钢琴教师的职位倒是肯定能够得到。她不必去音乐学院的一所分部——区音乐学校实习，许多人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葬送在了那里，一转眼的工夫，头发灰白了，背驼了，也没当上校长。

只是埃里卡这样爱虚荣，这讨厌的虚荣心，使母亲苦恼心烦，埃里卡的爱虚荣成了母亲的眼中钉。这种爱虚荣是埃里卡现在必须慢慢学会放弃的唯一事情。现在学会放弃要比以后学会放弃好，因为很快就上年纪了，年纪大时爱虚荣是一种特别的负担。年纪大本身就够是负担的了。这个埃里卡！音乐史上头头脑

脑的人物曾经爱过虚荣吗？他们不是爱虚荣的人。埃里卡必须放弃的唯一事情就是爱虚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要的时候，埃里卡还应由母亲好好收拾收拾，别在她身上留下什么多余的祸害。

因此，妈妈今天才从女儿那训练有素、紧紧攥住的手指里去抢夺这件新连衣裙。母亲说，松手，把衣裳拿过来！你追求形式上的东西，为此，你必须受到惩罚。至今，你不受重视，生活以此来责罚了你，现在，尽管你像个小丑似的穷打扮和化妆，你母亲同样不理睬你，你母亲以此来责罚你，把连衣裙拿过来！

突然，埃里卡冲向自己的衣柜。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猜疑涌上她的心头，而这种猜疑曾经多次得到过证实。比如，今天柜子里又缺了秋天穿的深灰色的套装。出了什么事情？瞬间，埃里卡就发现缺了什么衣服，并且已经知道是谁该对此负责。只有唯一的一个人会做这件事。你这个无耻的人，你这个无耻的人。埃里卡愤怒地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喊叫着，同时用手指紧紧抓住母亲染成了褐色的头发，她的头发根上已露出了灰白色。理一次发也挺贵的，最好不去理发店。埃里卡每月用刷子和染发剂给母亲染头发。现在，埃里卡用手扯着母亲的头发。她愤怒地撕扯着，母亲号叫着。当埃里卡停止撕扯时，她手里已握满了一绺头发。她一言不发，吃惊地打量着这一绺头发。染色剂反倒使这些头发易折断了。一时间埃里卡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头发了。后来她走进厨房，把外层染色欠佳的褐色发绺扔进了垃圾桶里。

母亲头发零乱稀落，哭闹着站在起居室里。自己的埃里卡经常起居室里举行私人音乐会，在这间起居室里除了她之外，还从未有别人演奏过钢琴，所以她便是这里的最佳演奏者。母亲哆哆嗦嗦的手上还一直拿着那件新连衣裙。假如她想把这件衣裳卖掉，那她必须尽快出手，因为这种画有甘蓝叶球大小的罂粟花的衣裳，人们只穿一年，过后便再也不穿了。母亲头上被揪掉头发

的地方，现在感到疼得钻心。

女儿从自己的卧室走过来，已经气得直哭。她一边咒骂母亲是卑鄙的坏蛋，一边心里企盼着母亲热烈地亲吻自己一下，立即同自己和解。母亲发誓说，埃里卡应该砍掉自己的手，因为她的手打了妈妈还揪掉了母亲的头发。埃里卡的啜泣声越来越响，因为把母亲的头发揪掉并弄疼了母亲，这使她后悔万分。埃里卡很快就为自己针对母亲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因为她爱自己的母亲并且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了解母亲的禀性。最终如所预料的那样，埃里卡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让步。好了，好了，母亲缓和了口气，她不是真生女儿的气，现在我先煮一壶咖啡，我们一起喝咖啡。在吃点心的时候，埃里卡愈加感到后悔不已，所剩下的最后一点气恼，被吃到肚里的圆锥形空心蛋糕化解了。她查看着母亲被揪掉头发的地方，正像刚才不知该如何处理被揪下来的头发一样，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因为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总有一天将要故去。也因为埃里卡自己的青春也已逝去，更主要是因为老是有什麼流逝而去，但很少有什么接踵而来，因此，想到这些，她不免又啜泣了几声。

现在，母亲在向自己的孩子说明，为什么一个漂亮的女孩不需要过分地打扮。埃里卡向母亲证实，女儿为什么把这许许多多衣裳挂在衣柜里。她从未穿过这些衣裳，这些衣裳徒然挂在那里，只是用来装饰衣柜。母亲无法阻止购买衣裳，但却是对决定女儿衣着拥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母亲决定埃里卡穿着什么衣服外出。母亲规定，你不能这样离开家，她担心埃里卡穿着这样的衣裳在外面会正好碰上陌生的男士。埃里卡自己也下决心从不穿这些衣裳。母亲的职责是鼓励这样的决心，防止做出错误的决定，这样以后就不必为包扎伤口而费劲了，因为人们不会去助长伤害。母亲更愿意亲自伤害埃里卡，这样她便有可能监督整个治疗过程了。

谈话漫无边际，直到谈到刺痛埃里卡的问题。但这本来用不着，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你也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做！同时，你本可以控制局面，埃里卡，然而你做这种事太笨拙了。如果女教师决心阻止这种事的发生，至少在她自己的班上不会出现比自己年轻的钢琴家，不会出现意料之外和计划之外的升迁发迹。你自己没有办到这一点，为什么现在其他人处在你的位置上，还是从你的钢琴班上做到这一点的呢？

埃里卡仍在啜泣，两手拿着那件可怜的连衣裙，闷闷不乐地把它同其他的连衣裙、套装、裙子、大衣一起挂到衣柜里。所有这些衣裳她都从未穿过。它们在柜子里等着她晚上回到家来，把它们展开，放到身前试试，打量一番。因为这些衣裳属于她！尽管母亲可以把这些衣裳从她手里夺走并且卖掉，但是她自己却无法穿这些衣裳，因为她太胖了，无法穿这些腰身细窄的衣裳了。这些衣裳不适合母亲。所有这些衣裳全是埃里卡的，属于埃里卡。那件连衣裙还没有料到自己的好运刚刚突然中断了。主人不会再穿它，它被关押起来，主人再也不会赐福给它。埃里卡只想收藏和观赏它。从远处观赏。她从未想穿上试试，只是把这些由布料和色彩构成的诗放进柜里，让它优雅地飘动，此时，仿佛有一股春风吹进了衣柜，这就足够了。埃里卡先前在卖衣裳的小店里试穿过这件连衣裙，现在她再也不会去穿它了。在小店里，这件短小的连衣裙曾经刺激了埃里卡的购买欲。她已经忘却了这个刺激，现在她拥有的只是一件连衣裙的僵尸罢了。

夜里，一切都沉睡了，只有埃里卡孤独难眠。当时，被爱的纽带扣在一起的一对中那亲密的部分——母亲，早已在天国般的宁静中梦想着折磨人的新方法。埃里卡有时偶尔打开衣柜门，抚摸着神秘渴望的东西。这些渴望并非那么神秘，它们朝外大声喊叫着，它们曾经值好多钱，现在所有这些钱都干什么去了？各种色彩接二连三地喊叫着，人们在哪里可以穿着这样的衣裳而

不被驱赶呢？埃里卡一般总是只穿裙子和套头毛衣或者夏天穿衬衫。有时，母亲从睡梦中惊醒，直觉告诉她：女儿又去欣赏自己的衣裳了，这个爱慕虚荣的家伙。母亲确信这一点，因为衣柜不会为了私人的乐趣而同衣柜门一起发出刺耳的咯吱咯吱声。

可悲的是，购买衣裳把迁入新居的期限无限期推迟了，同时，埃里卡经常处于被爱的纽带吞噬的危险之中；但愿在自己的巢里突然出现一只雄布谷鸟。明天早餐时，为了自己的轻举妄动，埃里卡肯定要受到严厉的告诫。昨天，母亲要是由于头发被扯掉而一下子吓死了该多好。埃里卡将会获得付款期限，尽管她要增加私人授课课时。

谢天谢地，在衣柜的藏衣中只缺少了一件新娘的礼服。母亲不希望成为新娘的母亲。她想永远做个一般的母亲并且满足于这种状况。然而，今天究竟是今天。现在终于该去睡觉了！母亲就只能在双人床上这样要求，但是埃里卡一直还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母亲的命令犹如斧头击中她的后脊梁，现在，她很快抚摸了下下午穿的漂亮带花朵的连衣裙，这回花朵是在连衣裙的贴边上。这些花朵还从未呼吸过新鲜的空气，也从未享受过雨露的滋润。据埃里卡讲，这件连衣裙出自市中心的一家时装店，质量和做工永远有保证。只要埃里卡不吃太多甜食或者太多面食，这连衣裙便总会适合她的腰身！埃里卡从见到这件连衣裙的第一眼起，就产生了一种幻觉：我可以成年累月地穿着这件衣裳，而这衣裳也丝毫不会偏离时尚。多年来，这件连衣裙固守在时装的崎岖小路上！它绝不会过时。母亲应该好好扪心自问一下，在青年时代自己难道没穿过这种裁剪的连衣裙吗？母亲根据原则反驳。尽管如此，埃里卡得出结论：购买这件连衣裙值得，因为这件衣裳式样绝不会过时，在二十年后，埃里卡自然还可以像今天一样穿它。

时装款式变换迅速。尽管衣裳还好好的，但是没有人再穿它

了。没人要求过来看看它。在它最好的年华没有人穿它，时光一晃就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如果这时光能回来的话，那也许得在二十年之后了。

有些学生对自己的钢琴教师埃里卡产生逆反心理，但是，是他们的父母逼迫他们来学琴的。女教授科胡特同样可以运用强迫的手段。当然，大多数学生很听话，对自己所要学习的艺术也很感兴趣。当他们被领到音乐协会或音乐厅在生人面前露面时，他们甚至很关心这门艺术。他们比较、考虑、衡量、计算。有许多外国人来埃里卡这里，而且人数一年年越来越多。维也纳，音乐之都嘛！只有那些迄今为止已经经受过考验的东西，将来才能在这个城市站住脚。城市文化那白色肥硕肚子的纽扣开线了，活像水中的尸体似的，人们不将它打捞起来，每年它会变得越来越膨胀。

衣柜里装进一件件新衣裳！母亲不喜欢看见埃里卡离家外出。这件连衣裙太引人注目了，它不适合孩子穿。母亲说，在任何地方都必须有限度，她不知道，她现在讲这话是什么意思。母亲的话意思是说，到此为止，不能再往下走了，一切都必须有个限度。

母亲当着埃里卡的面解释说，她，埃里卡，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而是唯一的和有个性的人。母亲总是这么说。今天，埃里卡说到自己时也说，自己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她说，自己无法屈从于别的人和事。她也难适应别的人和事。埃里卡只有一个，今后也不会再有了。假如有什么人特别独特的话，那就是埃里卡。她憎恶抹杀各种区别，例如憎恶不考虑各自特点抹杀区别的学校改革。其他人即使同她持一样的观点，埃里卡也无法同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同他们在一起，她会立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就是她。她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她不会有丝毫的改变。母亲一旦看不见女儿，立即便会预感到有恶劣的影响存在，她首

先想到的便是要保护好埃里卡，防止男人把她塑造成另外的样子。因为埃里卡是个不合群的人，自然性格中充满着矛盾。埃里卡身上的这些矛盾也会迫使她坚决反对失去个性。埃里卡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在自己众多的学生面前总是一人面对众人，处于孤立的地位，独自驾驭着艺术航船的舵轮。她绝不可能同大家联合起来。假如一个学生询问她的目的，那么，她会指出博爱即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为学生们总结了贝多芬神圣遗嘱的内容，使自己位于高台之上，跻身于音乐艺术的英雄身旁。

出于对艺术和自己个性的考虑，埃里卡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隶属母亲多年之后，她绝不能再隶属于一个男人。母亲反对埃里卡以后结婚，因为我的女儿绝不会隶属于什么人。她就是这样。埃里卡因为坚强不屈不应该选择生活伴侣，而且她也不再是棵年轻的树木了。如果没有人肯让步，那婚姻的结局肯定并不美妙。母亲对埃里卡说，你最好还是独身。最终，是母亲把埃里卡造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送牛奶的妇人和肉铺师傅都问，埃里卡小姐，您还没有结婚吗？埃里卡回答说，你们都知道，我从未有过意中人。

她生于乡间的一个家庭。他们孤零零地生活着，很少同别人来往。这样的家庭不多见。如同总是顽强、节俭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那样，他们也在顽强、节俭地繁衍、生息着。在父母婚后二十年时，埃里卡才来到这个世上。她的父亲怀疑这个世界的公道，为了不使他对这个世界构成危险，他被送进了一座疗养院。

埃里卡举止文雅、缄默地买了八分之一磅的黄油。她还有母亲，因此不需要与一位男士共结秦晋之好。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一个新亲戚，即使冒出一个亲戚来，也会被拒之门外。只要证明某个亲戚无用和不中用了，那便立即断绝同他的一切往来。母亲用一把锤子对家族成员进行叩诊，逐一进行挑选。她进行分类和淘汰。她对他们进行审查和扬弃。按照这种方式就不会出现那些老

是想着要索取的寄生虫了。埃里卡，我们就两个人过，我们谁也不需要，对吗？

时间在流逝，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一点点消逝。埃里卡，她的精细的护罩、她的妈妈，都被一起关在了一个带玻璃盖的乳酪盘里。只有当外面的人抓住玻璃盖顶上的圆形把手并且把它向上提起时，玻璃盖才会打开。埃里卡是琥珀中的一只小昆虫，它是永恒的，永不会变老。埃里卡没有历史并且创造不了历史。这只昆虫早已丧失了自己爬行的技能。埃里卡被放进了永恒的烘烤用的模子里去烘烤。她高兴地同自己所喜爱的音乐家一起分享这个永恒，但是在受喜爱的程度上，她绝对无法同那些音乐家抗衡。埃里卡在伟大的音乐创作者的视野内仍旧取得了小小的一席之地。这是块争夺异常激烈的地盘，因为整个维也纳同样都想在这块地盘上至少建立起一间小菜园大小的茅草棚子。埃里卡给自己划出了强者的地盘，正开始挖出建筑的基坑。埃里卡通过学习和演奏诚实地挣得了这块地盘！归根结底，演奏再加工也是一种创作形式。再加工者经常给自己所烹调出的汤羹加上只有自己才拥有的特有的调料。他滴入自己的心血。演奏者也还有自己的简单目标：演奏好。埃里卡说，自然，演奏者也必须隶属于音乐作品的作曲者。她自动承认，这正是她的问题。因为她不愿意并且也不能隶属于别人。然而，埃里卡同其他演奏者有着共同的主要目标：胜过他人！